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现代汉语句模研究

朱晓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句模研究/朱晓亚著.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ISBN 7-301-04858-0

现... 朱... 汉语-句型-研究-现代 .H1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925 号

书 名: 现代汉语句模研究

著作责任者: 朱晓亚 著

责任编辑: 胡双宝

标准书号: ISBN 7-301-04858-0/ H · 596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cbs.htm>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28

排 版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 1240 毫米 A5 开本 7 印张 200 千字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2.00 元

【作者简介】 朱晓亚,女,1969年生。1994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199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心讲师。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语法、修辞及对外汉语教学。曾在《语言教学与研究》、《语文建设》、《汉语学习》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序 言

句子类型的研究是语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关于现代汉语的句子类型,过去虽有一定的研究,但总的来说,研究得不够全面、不够系统、不够深入。三个平面的理论拓宽了语法研究的领域,推动了汉语的语法研究,也推动了句子类型研究的深入发展。三个平面的理论认为:句子既然有三个平面,在不同的平面也就存在着不同的句子类型:在句子的句法平面抽象出的句子类型叫做“句型”,如单句可抽象出主谓句和非主谓句,主谓句里还可抽象出主动句、主动宾句、主动补句等等;在句子的语义平面抽象出的句子类型叫做“句模”,如施动句、施动受句、系动句、起动止句等等;在句子的语用平面抽象出的句子类型叫做“句类”,如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等等。

近年来人们对句子类型的研究比较重视了,特别是对现代汉语句子的句法类型(句型)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对现代汉语句子的语用类型(句类)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对现代汉语句子的语义类型(句模)的研究,则刚刚启动,句模领域还是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朱晓亚的《现代汉语句模研究》一书从语义平面来研究句子类型,对句模理论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对现代汉语的句模系统进行了较全面的深入的描写和分析;这是句模研究的有益的尝试,可以说是填补了我国句模研究方面的空白,为全面地系统地研究现代汉语句子类型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现代汉语句模研究》一书,反映了作者在句模研究上取得的成绩。我以为此书主要成就有以下三点。

第一,深入讨论了句模的性质、定模的原则,并为定模确立了现代汉语动词的语义特征类别系统和动元角色系统。

第二,根据现代汉语动词的语义特征的类别系统和动元角色系统以及各种语义成分的配置情况,第一次构建起以动核为中心的有

层次的现代汉语句子的简单句模和复杂句模的句模系统。

第三,论述了句模和句型的对应关系,对现代汉语十一种常见的句型进行了语义分析,从而使句法平面的句型和语义平面的句模得到了沟通。

《现代汉语句模研究》一书对现代汉语句模的研究无疑是开创性的,有不少有价值的创见。它为人们进一步研究现代汉语句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书对现代汉语句子的句模所做出的系统和深入的分析,不仅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句子的结构(包括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还有助于对句子的理解和生成;而且,这项研究对自然语言的信息处理以及对外汉语教学也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附录《现代汉语问答系统研究》,从宏观的角度对现代汉语中的提问和回答系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建立起一个现代汉语问答的结构模式系统和语义类型系统。这一研究成果对句子的动态研究、人机对话和对外汉语教学都会有所帮助。

正因为现代汉语句模的研究是开创性的,此书就难免会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希望作者能在此书出版以后积极地征求和听取广大读者的意见,然后对句模做更深入的研究,以便取得更大的成绩。

范 晓

2001年3月5日

内容提要

本书以三个平面的语法理论为指导思想,全面讨论语义平面的句子类别即句模。全书讨论了两大问题,一是讨论句模的性质、定模的原则以及现代汉语的句模系统。在建立动词分类系统和动元语义角色系统的基础上,考察了现代汉语的简单句模和复杂句模,并建立了现代汉语的句模系统。二是讨论句模和句型的对应关系。选取了十一种现代汉语常用的、有代表性的句型,分析其语义结构,从另一个角度探索汉语句子的语义结构,沟通句法平面和语义平面,寻找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以便于更清楚、更全面地了解汉语的句子,弄清其构造。

全书共有十一个部分:正文九章,另加一个引言和一个结语。

引言部分回顾了以往的研究情况,概括了本文的主要构成情况。

第一章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句模进行了界定,讨论了句模和动核结构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句模和语模的关系,句模、句型、句类的关系,简单句模和复杂句模的关系,简单句、复杂句与单句、复句的关系。第二部分确定了定模的原则和方法。第三部分根据动词和它所支配的语义成分之间的关系建立了现代汉语动词的分类系统,并确立了各类动词所带动元的语义角色。第四部分对动元的语义角色进行了说明。

第二章讨论了四大类十六小类动词所形成的基干句模,根据动词的小类和动元语义角色的搭配建立起现代汉语简单句的基干句模系统。

第三章从动核结构间的语义关系和连接方式这两个角度来探讨两个动核结构如何构成复杂句模。共讨论了联合模、补充模、致使模这三种类型单句形式的复杂句模和联合模、补充模、主从模这三种类型复句形式的复杂句模。

第四章对“主—动”句型和“主—动—宾”句型进行了语义分析。

第五章分析了“主—动—补”句型、“主—动·补—宾”句型和“主—动·宾—补”句型的主要语义构成情况。

第六章分析了“主—状—动”句型和“主—状—动—宾”句型的主要语义构成情况。

第七章分析了“主—状—动—补”句型和“主—状—动·补—宾”句型的主要语义构成情况。

第八章对存现句做了句法、语义分析。在讨论存现句分类的基础上,具体讨论了各种类型存现句所对应的句模,并确定了它们各自的句型。

第九章对非主谓句进行了语义分析,该句型对应十四种句模。

结语部分对全文做了总结,指出今后有关句子研究应探索的课题。

ABSTRACTS

The treatise discussed patterns (or mode) of sentences (i. e. semantic patterns of sentences) of semantic planes with a comprehensive review guided by the grammatic theory of three planes. The text made a profound survey on two cardinal problems: firstly it made a survey on semantic patterns. i. e. the nature of semantic patterns, the principles of setting semantic patterns and the system of semantic patterns in modern Chinese. It examined simple and complex semantic patterns of modern Chinese and thereby established the semantic patterns of modern Chinese based on establishment of classificatory system for verbs and semantic role of elements for verbs.

Secondly, it discussed on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emantic patterns (or mode) and patterns of sentences, selecting eleven types of patterns of sentences which are typical and most frequently used in modern Chinese for analyzing their semantic syntagma and explores semantic structure of sentences in Chinese from another point of view while connecting syntactic planes and search for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on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sentences in Chinese and its syntagma further.

引 言

1. 对句子类型的认识

句子是语法研究的重点,句子类型的研究历来为语法学家所重视,但各家分类的标准不尽相同,类别的名称也多种多样,同一名称的内涵也时有不同。运用三个平面的理论和方法来研讨句子的类别,就要从三个不同的平面给句子进行语法分类。根据句子句法平面的特征分出来的类别称为句型,根据句子语义平面的特征分出来的类别称为句模,根据句子语用平面的特征分出来的类别称为句类。这样,就把不同平面上的句子类型用相应的术语区别开来,对句子类型的认识就更清楚明了。本文以三个平面的语法理论为指导思想,全面讨论语义平面的句子类别——句模。

2. 句模研究的意义

句模研究属学术前沿课题,前人还未研究过,带有拓荒性质,因此有较大的难度,但句模研究非常重要,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这一研究的意义。

(1) 理论意义:句模研究是语义平面的重要内容,是研究语义结构的终极目的,把句模研究清楚了,可以描写和解释动词组成句子的各种格式和规则,可以充实和完善三个平面的理论。过去人们比较重视句子在句法平面的句型研究,那只是句子研究的一个方面,只停留在句型的描写,还没透过句型去挖掘隐层的句模或动核结构的内部语义关系,这种描写是不完整的,只是纯形式的。语法研究要遵循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只讲形式,不讲它所表示的意义,这种研究是有缺陷的。本文全面地研究汉语句子的语义结构类型,就是希

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语义平面研究的空间,沟通语义平面和句法平面,找到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以便于更清楚、更全面地了解汉语中的句子,弄清其构造。只有全面、系统地弄清汉语句子的构造的各个方面,才能正确地生成符合规范的句子。

(2) 实用意义:句模研究得好有助于理解和生成句子。我们知道句模研究的关键是弄清以动词为核心组成句子时必须有哪些及可能有哪些从属成分接受动核的支配,以及这些成分在句中的位置。把这两方面的问题搞清楚了,我们就可以依据规则构建句子。这对机器自动理解、翻译句子和对外汉语教学有着十分积极的实用价值。比如我们如果知道“告诉”这个词造句时必须支配三个从属成分:一个是施事,即发出“告诉”动作的人;一个是当事,即告诉的对象;一个是受事,即告诉的具体内容,而且知道其排列顺序为“施事 - 动核 - 当事 - 受事”,我们就很容易造出“他告诉我一件事”、“我告诉小王有人找他”这样正确的句子。总之,句模研究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有实用价值,所以是非常重要的。

3. 对以往研究的回顾

自从汉语语法学诞生以来,语法研究一直偏重于形式方面,直到20世纪80年代,由于汉语语法研究本身的发展、国外相关理论的引进以及汉语信息处理对语法研究成果的迫切需要,语法学家们才开始大力提倡语义方面的研究,语义研究逐渐成为语法研究的重心。下面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回顾与句模有关的研究情况。

3.1 对语法研究中语义分析的认识的发展

汉语语法学肇始之初,语法学家往往单纯从意义出发去研究语法,虽已提到施、受之类术语,但其概念是模糊的,没有认识到施受关系是就动词与其相关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而言的。这一时期的有关研究见马建忠《马氏文通》、金兆梓《国文法之研究》。

40年代,吕叔湘、王力、高名凯在各自的著作中都使用了语义概念去分析汉语的句子,明确了施受关系是动词与其相关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明确了施事和主语、受事和宾语之间有复杂的关系,但这一时期研究语义的出发点还是为了帮助辨别主语、宾语等句法成分。

这一时期的有关研究见吕叔湘《中国语法要略》、《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王力《中国现代语法》，高名凯《汉语语法论》。

五六十年代有关语义方面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主宾语问题的讨论上，是依据施受定主宾语还是依据位置定主宾语的争论，使得研究者开始有意识地去解释施事、受事的内涵。这时，语法学家已经认识到动词的不同使得它与宾语之间具有各种不同的语义关系，主语所表示的语义也是多样的。但这一时期的语义研究依然是句法研究的附庸，是为了讨论句法成分才涉及的，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方面。这一时期的有关研究见吕冀平等《汉语的主语宾语问题》和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80年代对语义问题的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这一时期，语法学家已经有意识地区分不同平面的结构，不仅认识到语义结构的相对独立性，而且逐步明确了语义研究在语法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吕叔湘(1979)已指出动名之间的语义关系具有多样性，语义结构有相对的独立性。吕叔湘(1984)更明确指出“语法结构是语法结构，语义结构是语义结构，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把一个句子的语义结构和句法结构混为一谈”。朱德熙(1980)、陆俭明(1980)也明确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结构关系。范继淹(1981)则用“句法结构”这一术语代替“语法结构”，将“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对应起来。胡裕树、张斌(1981)提出了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胡裕树、范晓(1985)较详尽地论述了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句法平面、语义平面、语用平面，这对以后的语法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80年代后半期有关三个平面的探讨成为语法研究的热点。邵敬敏(1995)总结说：“句法结构中的语义问题已经成为90年代汉语语法学界最感兴趣的重大课题。我们可以预言，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实质性的突破必将依赖于语义分析的深入进行，并且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进行功能的分析和解释。”

从80年代到90年代，语法学家们对语义平面的各个问题进行了大量探索，但仍有不少方面等待填补空白，不少理论框架需要事实研究的充实。本文试图全面分析现代汉语句子的语义结构，建立现代汉语句子的句模系统，并反映句型和句模之间的对应关系，以使对

现代汉语中的句子有更全面、完整的认识,以进一步加强语义平面的研究。

3.2 与汉语句子语义结构有关的研究情况

汉语语法学中第一次较全面地描写句子的语义结构及其构成的是吕叔湘(1942)关于各类补词的描写和解释。吕先生在分析叙事句时用了“起词—动词—止词”这一套意义上分析的术语,并归纳出受事补词、关切补词、交与补词、凭借补词、方所补词、方面补词、时间补词、原因补词、目的补词、比较补词等十二种补词,成为以后句子语义结构研究的基础。吕先生指出“拿叙事句来说,既是叙述一件事情,句子的重心就在那个动词上,此外凡动作之所由起,所于止,以及所关涉的各个方面,都是补充这个动词把句子的意义说明白,都可称为‘补词’。所以起词也可称为‘起事补词’,止词也可称为‘止事补词’,受词也可称为‘受事补词’。可是所有的补词和动词的关系并非同样密切,起词和动词的关系最为密切,止词次之,其他补词又次之,如时间补词及方所补词和动词的关系就疏远得很,有他不嫌多,无他不嫌少。”这段话实际上指明了句子的语义结构是由核心动词加上各类补词构成的,而且各类补词与动词的关系有远近之别。这种思想与80年代后引进的国外语法理论的有关思想有着共通之处,对以后有关句子语义结构方面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进入80年代,由于国外各种语法理论的引进,使得汉语语法学家对汉语句子的语义结构有了自觉的意识,开始了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如徐思益(1984),胡裕树、范晓(1985),孟琮(1987),范开泰(1988),傅雨贤(1988),缪锦安(1990),贾彦德(1992、1997),赵守辉(1992),石安石(1993),张庆旭(1996)等。这些研究的主要思想是:

不同类型的动词决定了句子的语义结构类型。根据与动词组合时所起的作用划分“格”(或称向、项、变元等)。不同的“格”与动词的关系有远近之别,有的是强制性的,有的是任选性的。句子的语义结构由动词和各种“格”组合而成。李临定(1986a)则具体分析了汉语的各类语义句型,描写十分细致。

见《吕叔湘文集》第一卷 35 页,商务印书馆,1993。

在句子的语义结构研究方面,“格”关系是研究者们关注的一个重点,菲尔墨“格”语法的引进,影响和推动了这方面的研究。最早运用格语法的理论来研究汉语语义格的是海外的李英哲(1971),他在汉语中找出了菲尔墨早期格理论中的九个格。汤廷池(1972、1975)、邓守信(1975)的研究进一步发展了汉语中的“格”,特别是邓的著作80年代初被翻译到国内,影响较大。在大陆,对汉语的格系统最关注、研究最多的是鲁川、林杏光,他们发表了一系列文章(1984、1987、1988、1989、1992、1993)讨论汉语的格关系,主要观点是: 语义格是句子语义结构的组成成分。 语义格系统是有层级性的。 介词是格的重要标志。 语义格的划分与动词密切相关。特别是林杏光等编著的《现代汉语动词大词典》,把2000多个动词分成六大类,把语义格分成三个层次:两大类、七要素、二十二个格,全面描写了每个动词跟语义格的搭配情况,并总结出动词和必需格构成的三大类、九中类、五十三小类格框架以及扩展式的情况,将汉语格关系的研究落到了实处,勾勒出了汉语句子语义结构的概貌。此外,黄锦章(1997)对格系统的构建、陈昌来(1998b)对语义成分的全面探索进一步深化了对汉语句子语义结构的研究。

80年代至90年代,配价语法理论的引进对汉语句子语义结构的研究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配价语法的基点是谓语动词中心论,认为句子是以谓语动词为中心关联其他成分而构成的,它研究以动词为中心构句时由深层语义结构映现为表层句法结构的状况和条件、动词与名词之间的同现关系,这就必然涉及对句子语义结构的研究。吴为章(1987),袁毓林(1993),张国宪(1993、1995),张国宪,周国光(1997),徐峰(1998)等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和研究,他们在探讨某一类动词的配价问题时都讨论了语义配置式,从不同的局部构建了汉语句子的语义结构。范晓(1991a、1995a、b、1996a、b、1998b)较全面地对汉语动词的配价状况进行了研究,给出了三种价类的动词构句时的语义配置式,提出了构建汉语句子语义结构系统即句模系统的设想。特别是其中《句型、句模和句类》一文,首次用三个平面的理论和方法从宏观的角度来研讨句子的类别,区分句型、句模和句类这三种不同平面的句子类型,并初步构建起句型系统、句模

系统和句类系统,指出要研究这三个系统之间的关系,以最终建立现代汉语句子的句样(句位)系统。本书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并广泛吸取以往的研究成果而进行的。

4. 本书的主要构成

本书基本上分两大部分,一部分讨论句模,即句子的语义结构的类型。句子在深层有语义平面,体现为一定的语义结构,不同的句子其深层的语义结构不同,而这种不同又主要是由构成句子的主要动词决定的,所以我们首先从动词的分类出发,根据不同小类动词的特点及其所带的语义成分建立起现代汉语简单句的句模系统。然后我们考察两个简单句模通过何种方式构成复杂句模,进而建立起现代汉语复杂句的句模系统。本文另一部分讨论句模和句型的对应关系。选取现代汉语中最常用、最有代表性的若干句型,分析其语义结构,从另一个角度探索现代汉语句子的语义结构。

5. 语料来源及符号说明

本文的语料有两个来源:一是从已有的相关语法文献中选取,但大多根据需要做了删除或调整;二是作者根据语感自造。

为了阅读方便,本文尽量不使用形式符号,只出现了少数几个常见的符号。V表示动词,N表示名词,O表示宾语,S表示主语。

第一章 句模的性质和确定 句模的原则和方法

一、句模界定

1. 动核结构及其与句模的密切联系

1.1 语义结构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义成分组成,其核心为动词(包括一般所说的动词和形容词)所表示的语义成分,即动核。由动核及其所联系的语义成分组成的动核结构是句子语义结构的基底。句模是由动核结构形成的,是动核结构生成句子时与句型结合在一起的语义成分的配置模式。句子的句模跟句子隐层所潜藏着的动核结构有密切的关系。

1.2 动核结构由动核及其所联系的语义成分组成。要研究动核结构,关键是要抓住其中的动核。由于动核是由动词表示的,所以在显层要抓住动词。“动词是句子的中心、核心、重心,别的成分都跟它挂钩,被它吸住。”动词的类型不同,往往决定了与它相联系的其他成分的数量和性质不同。动词和它所联系的语义角色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动核结构的类型。

1.3 要从动词配价的角度来研究汉语的动核结构,同时考虑动词所联系的从属成分的语义角色。我们吸取特斯尼耶尔创立的配价理论与菲尔墨创立的“格”理论的合理内核,将它们置于三个平面理论框架内的语义平面,互相补充和发展。从配价的角度来研究动核结构,就是要总结出以动词为核心组成动核结构时必须有哪些以

见吕叔湘:句型 and 动词学术讨论会开幕词,《句型和动词》,语文出版社,1987。

参看范晓:动词的配价与句子的生成,《汉语学习》1996年第1期。

及可能有哪些从属成分参与动作行为。但仅仅研究动词的价类还是不充分的。动词所联系的从属成分的语义角色是多种多样的,如施事、受事、系事、与事、补事等等,它们也影响到动核结构的类型。必须从这两方面来全面考察,才能发现汉语动核结构的实貌,也才能了解汉语句模的多样性。

1.4 从总体上来看,动核结构有两种,一种是基干的动核结构,由动核和动元组成。动元是动核所联系着或支配着的强制性语义成分,多数由名词性词语表示,少数由非名词性词语表示。如“妈妈打孩子”就是一个基干的动核结构,其中“打”是动核,“妈妈”和“孩子”都是“打”所联系着的必不可少的语义成分,即动元。一种是扩展的动核结构,由动核带上动元再加上状元构成。状元是动词所联系着的非强制性的语义成分,没有它,动核结构仍可成立;有了它,可增加某些语义内容。如“妈妈用鸡毛掸打孩子”,就是一个扩展的动核结构,其中“鸡毛掸”是状元,说明动作所使用的工具。这两种动核结构形成两种句模:基干的动核结构形成基干句模,扩展的动核结构形成扩展句模。本文由于篇幅有限,着重研究现代汉语的基干句模。

1.5 任何句子都是通过一定的语法手段让隐层的动核结构显现为显层的句法结构并给以某种语用价值生成的。从句子的角度看,有的句子由一个动核结构组成,有的句子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核结构组成。我们把只包含一个动核结构的句模称为简单句模,如“他喝酒了”;把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动核结构的句模称为复杂句模,如“他喝酒喝醉了”,由“他喝酒”和“他醉”两个动核结构组成,这一句就是复杂句模。简单句模和复杂句模是汉语句模的两大类型。还可以根据组成简单句模的动核结构的类型,把简单句模分为两大类:基干的简单句模和扩展的简单句模。复杂句模也是如此。

2. 句模和动核结构的区别

句模和动核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句模主要是由动核结构形成

关于“动核”“动元”“状元”等,可参看范晓:动词的“价”分类,《语法研究和探索》(五),语文出版社,1991。

的,但两者并不是同一概念,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它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2.1 动核结构是无序的,而句模是有序的。如动词“吃”和名词“我”、“苹果”组成的动核结构,动词“喝”和名词“他”、“牛奶”组成的动核结构都是一样的:有动核、施事和受事。动核结构在句中形成了句模,就成为有序的形式。“吃+我+苹果”之类动核结构形成的句模主要有以下一些形式:施事-动核-受事,如“我吃苹果”;施事-受事-动核,如“我把苹果吃了”;受事-施事-动核,如“苹果(被)我吃了”。再举个例子,比如“着想”这个动词,它是个二价动词,需联系两个动元,一个是发出动作的主体,一个是主体“着想”的对象,这三个成分就构成一个基干的动核结构,句子的语义构造也就清楚了。但如果要归纳句模,知道这些还不够,还必须知道“着想”这个动词的两个动元在句子中都必须要在动词之前,其中一个动元用介词引出,形成“施事-当事-动核”句模,如“妈妈总是为儿女们着想”。可见,句模是动核结构生成句子时与句型结合在一起的语义成分的配置模式。动核结构本身与句型并无直接联系,它运用于句子变成句模才跟句型匹配起来。

2.2 动核结构是形成句模的主要因素,除此之外,名核结构对句模的形成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名词也有配价的问题,名核结构的核心是名核,其强制性的语义成分(可称作“名元”)是领事,它是某些名词的定“价”成分。当动核结构中的某个动元为有价名词时,该有价名词往往还带有它自身的名元。如果该有价名词和它的名元组成偏正结构作为一个整体充当某个动核的动元,那这个句子的句模不会受什么影响,如“王冕的父亲死了”。但如果该有价名词的名元被放在句首做话题,句子的句模就会受到影响,如“王冕死了父亲”这一句,“死”是一个一价性状动词,它的系事应该是“王冕的父亲”这个以“父亲”为名核,以“王冕”为领事构成的名核结构,其句模本应为“系事-动核”。但这句话把“父亲”的配价成分“王冕”放在句首,其句模就变成“领事-动核-系事”。名核结构对句模的影响在所谓的主谓谓语句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因为这类句型中的谓语前的两个名词之间往往具有领属关系,如:

“ 小安 生活 艰苦朴素 ”

“ 老大爷 神态 恢复了正常 ”

其中 是 的领事， 是 的系事(又是 的属事)。

3. 句模和语模的关系

短语语义结构的模式,称作语模。语模多种多样,但跟句型有关的、最值得注意的是动核结构构成的语模。动核结构构成的语模跟基干句模关系非常密切,它是构成句模的基底,它在句子里可提升为基底句模。如语模‘我吃饭’,和句子‘我吃过饭了’、‘我正在吃饭’,‘我将要吃饭’的句模是一致的,都是‘施 - 动 - 受’。但动核结构组成的语模不等于句模,因为句模中还有一些非常规句模跟这种语模不一致,如‘受 - 动 - 施’、‘受 - 施 - 动’等,这种句模是基底句模派生出来的,可以称为派生句模。语模中的领属结构的语模也值得注意,‘领 - 属’模出现在句首或句末时常对句模有影响(见 2. 2)。

4. 句模、句型、句类的关系

句型是句子句法平面上抽象出来的句法结构的格局,是由句法成分按照一定的结构方式构成的。它和句模是表层(显层)和深层(隐层)的关系。在句子里,它们紧密结合,表里相依。句模要通过句型来示现,而句型总是表示着一定的句模,人们看到的实际存在着的总是句型、句模结合体。基干句模和句型的结合体是句子的骨干,可称做句干。句模中的语义成分必须通过某个句法成分才能显现,如“我吃了一只苹果”一句中的施事‘我’,受事‘苹果’,动核‘吃’分别出现在句子的主语、宾语和谓语动词的句法位置上。但有些句型中会出现语义成分隐含的现象,如“一斤苹果两块钱”就隐含了动核,成为名词性谓语句。又如“禁止吸烟”隐含了动元,就成了动词性非主谓句。